

參政消息

內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607期・
新华通訊社編印

1958年11月28日・星期五

內容提要

- 1、美联社报道26日蒋帮船队运大批物资到金门(第一版)
- 2、美联社报道我中断同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贸易(第二版)
- 3、杜勒斯举行记者招待会(第三版)
- 4、葛罗米柯前往东柏林(第四版)

美联社报道26日我軍未炮击金門 蔣帮船队向金門运送大批供应物資 金門蔣軍“副司令”柯远芬离金門去台灣

【美联社台北26日电】国民党人星期三利用这个不炮轰的日子和晴朗的天气再次派供应船队去金门。

两艘坦克登陆艇渡过了刮着季节风的福摩萨海峡，把钢条、水泥和食物运往这个弹痕累累的国民党岛屿。

这批货还包括美国国际合作署所提供的紧急救济物资。国际合作署的一位官员认为这是自从共产党人8月23日发动炮击金门以来这个救济组织所作的一次

“重大努力”。这些供应品包括大米、面粉、麦片，以及供给金门四万平民衣着的布匹和供给平民医院的药品。

这还是最近几星期之中第二次运送供应品。有几次航行由于天气不好、海上浪大而没有实现。来自金门的美联社摄影师华特斯说，在这个双日里一切都平静。

前国民党驻金门守军副司令柯远芬在作了一次长时期的值勤之后离开金门前往福摩萨。

离开金门的还有累恩上校，在这次危机的高潮时期，他是美国驻金门的军事援助顾问团负责人。接替他的是穆恩上校。穆恩于上星期到达金门，暂时担任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的职务。

【中央社台北25日电】金马当面的匪炮25日曾分向金马地区零星扰射。国防部说，厦门等地匪炮自晨至晚共向金门岛群射击三百七十三发，其中金门本岛落弹二百一十发。同日晚间7时至8时，北茭匪炮向高登岛射击十二发。

緬境殘余蔣軍煽动緬部族人民襲击我片馬隘口 緬報說緬政府在我提出抗議后已保証懲办歹徒

【新华社仰光26日电】据今天的“民族报”说，中国大使馆参赞和武官为了片马地区的僭僭部族人今年8月袭击片马隘口的中国军事岗哨一事，最近拜访缅甸外交部并向外交部提出口头的抗议说，中国不会再容忍这种侵犯行动，再有这样的行动，就要加以惩罚并将追击袭击者。

报纸说，中国外交官员对缅甸外交部说，部族人民是受了缅甸

境内国民党人的煽动，他们大约有四百个人参加了在沙江和沙拉隘口同时发动的袭击。部落人民损失三人，但是袭击者的力量超过这二个隘口的六十名守军，他们打死了二十名士兵。

当这些部族人民进入缅甸边境时，缅甸政府军追击他们，僭僭族一个领袖阿基和他的部下被捕并被押入密支那县的监狱中。报纸又说，缅甸保安机关所作的

调查说明，另一个领袖阿西和他的四个部下逃走了。

“民族报”说，外交部保证，将根据法律处理这些侵犯边境和破坏和平的人，就中国提出抗议的这件事而论，缅甸当局不但立刻采取行动办这些侵犯者，而且在劳洪村和八莫逮捕了五个人，当地警察局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同国民党有关系的。

胡适出馬說話

主張秘密召开小型“救国会議”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24日报道，胡适赞成蒋帮召开小型“救国会议”，报道如下：

【台北23日讯】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23日上午在一个私人的场合中，确切的表示，对于小型救国会议之提议，深为赞同。这位驰誉世界的学人，继即表示，他回国以来，迄未与政府方面人士有所接触。政府官员亦未有人向他提及救国会议，因之他对此事，尚未闻政府方面有任何具体意见征询于他。不过胡适博士表示，就他个人而论，他是赞成举行小型救国会议的。胡适博士更举美国宪法之草拟为例，他说：有成文宪法，始有美国，而美国当无制定宪法时，还只有十三洲，但是由十三洲中具有资

黃少谷在里斯本活动

【中央社里斯本24日电】黄少谷外长昨曾与美大使寇尔兹会晤。王化成公使曾在中国公使馆设宴款待黄外长，葡外长马蒂斯亦应邀举宴，黄外长及马蒂斯曾在席间互为两国总统祝饮。今日马蒂斯在外交部设宴招待黄外长一行，黄外长曾在席间致词说，他希这次访问能进一步加强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

望有学识能力的人士在一间密室内畅所欲言的讨论出来的，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毫无忌憚的研讨，遇到问题的症结时，大家回去静静地思索一晚，第二天再来讨论，一直到达完全协议为止。用这种方式，一则可收集思广益之效，二则大家均无所顾忌，而且因为人数比较少，可以具体地发表意见，因此美国制定了一部完整的宪法，而且成为世界各国所一致推崇的宪法。就中国目前情形而论，召开救国会议，也应采取关起门来在密室畅谈的方式，胡博士笑着说：“如果请几千人聚首一堂，乱哄哄热闹的不会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的，同时如果以公开方式行之，发言的人，要不是有顾忌，便会有些人为着应付记者而发言不由衷之语，在这种情形下，自然难以获得具体的结论，因此解决这种困难，召开救国会议宜以小型方式为之。胡博士表示他甚赞成在现阶段举以小型会议，商讨国是。

【本刊讯】香港“自然日报”23日发表消息，报道胡适在接见该报驻台记者时叫嚷反共，宣传远东地区“可能爆发战事”。消息如下：

【本报讯】正在南港幽静的环境中从事著述的中国学人胡适

博士，在单独接见本报记者时，仍不免表示其对于时局动态之深切关注。

胡博士就历史的观点，指出西柏林今日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势，正是苏俄共产党所一手造成，但目前值得注意的危机，是远东地区可能爆发的战事。胡博士慨然的表示：“远东要有问题了！”

这位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告记者称：苏俄共产党继金门炮战之后，复提出“西柏林应属共产主义东德政府所有”之问题，要求西方盟国“消除”该共党德国柏林的“占领状态”，否则将不惜采用“强制占领”之行动。

胡博士称：苏俄的阴谋，系将世人的目标，由东方转向西方，这是西方国家，及远东地区中、韩、越等国政府所应提高警觉的。

胡博士说：历史是很清楚的放在吾人面前，1948年起苏俄封锁西柏林达一年之久，情势曾极端严重，但正在西方国家以空投延续此一僵持局面之际，共产党却在东方从事其颠覆中国政府之叛乱行为，当时东北、华北节节败退，以致整个大陆失陷，均在此一时期。

「晶报」报道台灣人士对美英「托管」阴谋憂心如焚 因怕触犯美国人們不敢公开談論時事只有大談古人 「中央日报」也載文論晉灭吳之战以古喻今叹息前途

【本刊讯】香港“晶报”25日发表文章，谈蒋帮人士在美国控制下不敢谈论时事，只好谈古喻今。该文下：

(“晶报”台北24日航讯)由福建海岸轰过来的炮声，绝不震撼台北人士之心弦，最震撼台北人士心弦之声音，却是英美不绝发出“托管台湾”之论调。像“明星论坛报”的一番话，说要把台湾托管十五年，就使人闻之食不下咽。虽则草山老人满有把握的说：“一定不成事，中共一定反对”。但台北人士心里会这样想：“我们既把生存希望寄托于中共，又为甚么不与中共弃战言和呢？”可是，谁也不敢说出口，不是怕触犯老人，是怕触犯美国。台湾人现在美国的刺刀下战栗地生活，只好把此“心声”，以古喻今地，大谈古人，以喻今日。美国人对中国历史，本来就肤浅得很，不怕他看出。但中国人看之，自有会心微哂。有些报纸在大谈石敬瑭的故事，有些报纸在大谈吴三桂、洪承畴故事，有些报纸则在大谈郑成功故事。

国民党报纸亦然，中央日报则在今天(24日)大谈“晋灭吴之战”，用吴比台湾，以吴主孙皓比草山老人，露骨地说：“晋、吴对峙立国，以今长江为界，晋据江北，吴保江南。吴主孙皓既庸弱无能，更不自量其力，时图北伐中原。自动与晋绝交，而又内政不修，穷奢极欲。晋以新兴之国，锐气方张，乘吴之敝。”他觉得草山老人，既无统帅之材，又乏统帅之德，好像史逖威所批评：“蒋之材干，只配当一名排长。”于是，在指明吴所以灭亡之故，曰：“战略的成功，多系于统帅之筹谋指挥，而完善的筹谋指挥，既需要统帅的军事天才，更需要济之以品德。”最后是痛哭流涕地曰：“故

吴不仅战略无据，战术也是失败的。吴欲不亡，又何可得？”此篇文章，凡太息之句必用“吴”字，会心人谓“吴”者吾也，吾即“我们”之意。寄慨遥深矣。

【新闻提要】美国托管台湾之阴谋已日渐显露，台北人士忧心如焚，不敢公开大谈时事，各报只有大讲古仔，所讲的是历朝亡国的衰野，如石敬瑭、吴三桂一类人物，以资警惕，用心良苦；然而一片消沉之气矣。连中央日报与新生报亦如是，中央日报大谈“晋灭吴之战”，新生报大谈落花诗，语语针对台湾危机，足以发人深省。有些人却要求老蒋开反共救国会议，老蒋却怕此会议一开，将成为亲共救国会议，或亲美亡国会议，或倒蒋救国会议，所以不许开，情愿三几枝公，关上大门来密室畅谈，开小型救国会议云。

【本报特讯】“自由人士”向蒋索取三民主义，首先要求开反共救国会议，惟蒋终因顾虑甚多，第一是默察人心所趋，多主结束内战，这会议何难成为“亲共救国会议”。第二怕受美国压迫，主使“自由份子”赞同托管台湾，又成为“亲美亡国会议”，第三是怕“自由份子”要求蒋介石退休，又变了“倒蒋救国会议”。所以坚决拒绝，最近有改为“小型救国会议”，由蒋指定几个人出席参加。这当然大为各方反对。出奇的是胡适，对小型救国会议，却表赞同，认为关起大门来在密室畅谈，较有成就云。

因此，胡博士认为：回想过去教训，一项“声东击西”的阴谋诡计，可能又将出现。

【中央社台北25日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说，美国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获胜，各方早已料到，但是，民主党自己也没有梦想到在这共和党执政时期，会获得这样大的胜利。他认为今后美国共和党必须对培养人材多作努力，并须拿出新的东西和新方法，才能渐渐控制国会。他引用美国“纽约时报”的话说，美国的选民现在都是认人而不认党，重视竞选人的个人资格，这就是在选举中“胜利的种子”。

胡适本在在监察院的演讲时指出，美国人民对共和党的看法是消极的政策太多，积极的政策

又不够。

胡适院长说，这次美国大选后，参议院在色彩上有了变化，中间偏左的人加多，中间偏右的人减少。他并且说美国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两年后的大选也有一些影响，在过去，共和党认为尼克松是理想的总统候选人，但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在尼克松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中获得大胜，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障碍，而且共和党的洛克菲勒在共和党遭到全面挫败的时候，却在拥有全美国人口十分之一的纽约州州长竞选中获得大胜，也对尼克松形成一个很大的威胁，在这共和党执政的时期会获得这样大的胜利。

新馬无理禁止我国水泥和某些紡織品入口 美联社报道我已中断同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貿易 馬政府发言人揚言将以靠攏蔣帮相威胁

【美联社吉隆坡5日电】共产党中国星期二证实，它将停止向马来亚和新加坡输出货物，并指责这两个国家对我国出口贸易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

北平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给它在这里的十家中国公司的文件中说，将来将不再供应中国货物。“台普莱号货船从赤色中国的黄埔港载来了一百吨焦炭和煤，但是，没有把船上的货卸掉就驶回中国去了。这只船在这里的代理人说，这只船接到了一份电报命令它把这批货物运回去。”

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信件提到了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禁止中国水泥和某些中国纺织品入口的问题。商人一直在囤积中国货并且和印度尼西亚公司进行谈判以克服由于赤色中国停止出口而造成的困难。

【路透社吉隆坡26日电】马来亚政府的一位非常权威的发言人今天说，预料马来亚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将要恶化。他说，另一方面，预料同福摩萨的关系将要改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来亚想要承认国民党中国。目前，马来亚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也没有承认国民党中国。

这位人士说，由于马来亚在

同共产党恐怖分子进行“小规模战争”，它欢迎也在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任何国家的支持。

预料，目前中国共产党禁止和马来亚进行进出口贸易的情况将继续下去。这位人士说，共产党中国不再继续购买马来亚橡胶的事，对马来亚经济不会产生严重影响。

这位人士说，人们早些时候预料，共产党中国将大量购买马来亚橡胶，主要是作为对东南亚民主国家的“经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购买的数量并不像预料的那样多，就以马来亚而论，共产党中国停止贸易并不是严重的事情。

这位人士说，中国共产党在马来亚的某些商业活动一直是“对我们的独立国家采取的严重的颠覆措施”。

【法新社吉隆坡26日电】马来亚工商部长陈修信今天说，共产党中国指责联合邦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采取不友好的态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说，马来亚政府有“非常充分的理由”采取保护贸易措施，以免本国的水泥和纺织工业受到共产党中国廉价产品的不公平的竞争。他说，他将在下周联合邦立法会议的预算会议上为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辩护。

緬报报道印度注意緬甸政局 印报說吳巴瑞和吳覺迎已發生分裂

【本刊讯】仰光11月4日消息：用缅甸文出版的“镜报”刊登了一篇寄自德里的通讯。通讯中援引印度一个大政党的领导人的话说，印度现在对缅甸的政局很感兴趣。通讯中指出了缅甸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的重要性。这次选举将决定缅甸走什么道路——走和平、中立政策的道路呢还是走缅甸参加军事集团的道路。

通讯中指出，印度政界和报

纸非常注意以前总理吴努和前副总理吴巴瑞为首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活动。而且特别注意“稳定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两位领袖吴巴瑞和吴觉迎的活动。

通讯引用印度报纸的话说，吴巴瑞和吴觉迎之间发生了分裂，并说，“稳定的”联盟的这两位领袖之间的同盟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其目的就是取得选举的胜利。吴巴瑞和吴觉迎集团之间订立了同盟并不是基于他们政治路线的相同，而只是一个旨在夺取政权的临时措施。如果吴觉迎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他并没有准备给自己临时的同盟者——吴巴瑞地位。吴觉迎现在正在尽量以自己的拥护者来代替吴巴瑞的人。

通讯最后指出，最近大家都知道了吴觉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其目的是把现在吴巴瑞担任的“稳定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和社会党总书记的职位交给德钦达庆。

空军人员一万人，并且招募海上和陆上自卫队员共几千人。

林敬三说，防卫厅已经向大藏省提出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预算要求。这个计划还将考虑，除了目前的两个方面队以外——一个在九州，另一个在北海道——还将在本州建立三个方面队。他又说，计划中的三个方面队之一可能设在宫城县的仙台。

林敬三叫嚷日将加强空軍力量

【时事通讯社日本青森24日电】幕僚长联席会议主席林敬三将军星期一在这里宣布，防卫厅将优先加强在目前世界局势下可能需要的空军力量。

林敬三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他在早些时候到达这里视察在青森县的第九混成旅。

他透露，计划在从1959年4月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里增加

【本刊讯】香港“联合评论”周刊21日发表署名“雷厉”的文章，题目是“形势迫人，非变不可！”，说蒋帮已面临危机四伏非变不可的局面。摘要如下：

这些年来海外的舆论，对于台湾始终抱着相忍为国的态度；认为大敌当前，反共第一，为了避免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对于反共阵营内部的问题总是话到嘴边留半句，轻描淡写，不忍直指其非，认真责备。这种用心之宽厚之识大体，是可尊敬可敬佩的。但是，执政当权的那些人们，却以此为得意，在这种不痛不痒，不黑不白的气氛中昏惰苟安、弄权逞私，自误误国。

事到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姑容他们以国事为儿戏了，因为他们已把中华民国置于万劫不复之险地！现在我们不能不含辛忍痛，将危险的真相列举出来。

外交的惨败

九年来台北当局借军事反攻大陆这顶大帽子来压制一切政治改革的意见，可是现在他们竟宣告放弃军事反攻了。这在蒋社会谈中已说得清清楚楚，可是他们事后又不断更正否认；弄得欲盖弥彰，其自欺狼狈之状真使人啼笑无从。九年来政府没有造成反攻的形势，没有决心反攻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这次放弃军事反攻的宣告只是对事实的承认。因此蒋社公报所造成的危险不在军事

香港“联合評論”載文攻击蔣介石集团 說台湾当局已面临危机四伏非变不可的局面

上，而在政治上人心上。对于这个问题海外报刊已有透彻的讨论，并为人所共知，在此不必再多说。

党内的反抗

国民党自从开过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内即陷于空前的低潮。这因为八大代会及八大所产生的中委、执委，几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党内较开明的，有见解有志气的，同情党外民主宪政运动的，不肯闭着眼睛说假话逢迎取媚的分子都被踢开了。因此“圈子愈划愈小”，“传子不传贤”的愤懑，在党内郁结莫解。这一趋势反映在立法院里，是一百多国民党籍立委誓死反对修改出版法。因此我们看出，当权者如果不改其一人一姓的专权政策，在党内必将激起更大的反抗。

台湾本地人的不满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是中国人，就天理人情讲从大陆迁到台湾的政府不应该有甚么不妥之处。但是由于国民党专制腐败的作风，激起了台湾人的反感，尤其在地方选举上，演成国民党与本地人尖锐的对垒。这一对垒的形势，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之下，已愈来愈

深刻化。数月前台湾知名之士七十余人发起成立地方自治研究会，呈请立案已被当局批驳。治安当局派人严重警告为首的几个人，如果再闹就下令拘捕！在此我们提醒台北当局：目前国军之中台省籍士兵已占半数；你们这种颀颀的压制政策，如果再不回头，请你们仔细思量可能发生的后果！

民主的高潮

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所激起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台湾内部已日益壮大。虽然几年来，当权者曾千方百计来打击和压制这一运动，但是仍愈激愈扬，目前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从台大毕业回来的许多同学告诉我说，青年反共救国团所办的一百多种刊物，到处赠送无人看，大学生并以看这些刊物为耻，可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却在大学生宿舍中争相传阅。这一事实反映出来这个时代的消息，民主宪政已是人心同此心，公是，心同此理的主潮，违反公是逆拒主潮徒为历史的罪人。这形势再明显不过了。

侨胞的苦闷

台北当局总挟海外华侨以自重，动

【印度尼西亚新闻社雅加达25日电】国民党主席苏维约今天建议根据潘查希拉（五基）来建立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阵线。

他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说，鉴于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以来的十三年中几度发生“路线错误”运动，其目的在于以武力或和平方法消灭1945年8月17日宣布的印度尼西亚，因此，现在迫切需要根据潘查希拉来建立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阵线。

苏维约警告说，危险尚未过去，因为路线错误分子集团将继续挣扎。他说，因此有必要建立潘查希拉阵线来对付它们的活动。这个阵线将团结一切团体和个人，不论是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政治家、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牧师或武装部队成员，只要他们真正具有1945年8月7日宣布的精神，那就是忠于五基建国观念和积极独立的政策。

【新华社雅加达25日电】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主席苏维约今天解释了他的党建立“五基阵线”的宗旨。

苏维约说，自从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来，发生了多次分裂活动，试图消除以五基为基础、奉行积极的、独立政策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并且试图把印度尼西亚拉入某集团。他指出，这些分裂活动包括茉莉芬事件、伊斯兰军的骚乱活动和“革命政府”——全面斗争运动叛乱集团的叛乱。

他说，这些集团试图取消五基和积极、独立的政策，仍然在继续活动。为了阻止和消除这些活动，

必须建立五基阵线。

他说，五基阵线要集中一切忠于五基和积极、独立的政策的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工具军人和警察。

他指出，这个阵线将形成巨大的力量，帮助实现苏加诺总统的有领导的民主。

苏维约说，在成立五基阵线后，内阁就会很容易组成，不用讨价还价。内阁成员将由那些“具备五基精神”的人组成；同时，它会使通过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普选，使政治稳定有可能实现，从而使政府能够在国内和对外采取更明确的步骤。

苏维约说，在最近几个月当中，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许多重要人物和政界领袖接触，讨论了成立这个阵线的问题。因此，阵线可望不久组成。

苏维约最后谈到，这个阵线会同争取解放西伊里安民族阵线合作，并且会同后者的领导人会商。

喀土穆拆掉

英殖民主义者的銅象

【法新社开罗26日电】开罗报纸“金字塔报”今天报道，喀土穆的英国基切讷勋爵和戈登将军塑像已经拆掉了。

开罗电台援引的这家报纸还说，苏丹各政党的财产都被没收了。

印度平均每天

出生二万嬰兒

【印度报业托辣斯加尔各答讯】有人在这里说，印度每天有二万个婴儿出生。

杰汉吉·甘地爵士说，除了死亡率的降低以外，还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出生率使印度面临了养活全国人口的问题。

不动就说有海外一千四百万侨胞的支持如何如何，其实身在华侨社会中的人了解得更为清楚；我们不能武断的说，国民党在华侨社会中已毫无影响，但是由于过去政策的错误，陷华侨于苦境，其影响力在急剧的衰退中乃是事实。其中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未能鼓励侨胞争取当地公民权，仍根据忠党爱国的老套来维系华侨。华侨人数这么多，经济力量这么大，试想东南亚各新兴的小国中，谁愿意忠于外国的外国人握有全国经济命脉？以我们看，华侨取得当地国籍有百利无一害，因为有了公民权在政治上才能出头，才能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可是政府计不出此，宁可使侨胞为保留空洞的中国国籍，而尝受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弄得今天各地华侨叫苦连天，走投无路。

综合上述外交、党内、党外、海外的形势来看，今天台北当局已面临危机四伏非变不可的局面了。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出任何变的迹象，说不定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上演一幕“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历史大悲剧！

国家到此地步，挽救危亡人人有责。可忧可恨的是，直到现在反共阵营里，仍不能握紧一个打击中共要害的拳头！因为握有政权的国民党，一直在自私的小天地里斤斤于小政权的保持，集中大部分力量来打击摧毁反共的友军，到今天仍然迷梦不醒！

杜勒斯举行记者招待会 承認在柏林問題上西方国家不得不同民主德国打交道 对我大躍进的成就和影响感到惊慌再次濫施誣蔑

【美新处华盛顿26日电】国务院发表的国务卿杜勒斯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可以直接引用的谈话记录如下：

杜勒斯：我准备接受你们的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是否就应付可能在东德和柏林发生的任何紧急情况计划的取得一致意见？

答：你问我们有没有应付任何紧急情况的计划。当然，我不能预料所有的紧急情况，但是我认为可以说，存在着基本的协议，我预料不会发生任何引起分歧的事件。

问：国务卿先生，对于同任何可能会担任从前由苏联官员担任的职务的东德官员打交道的问题，美国和其他国家抱什么态度？

答：美国认为，并且我想我完全可以说英国和法国也认为，苏联有义务、有明确的义务来向美国、向其他盟国并且的确向全世界保证能够正常地进出柏林。那是苏联的责任。你们总会记得，在1949年6月里，紧接着柏林封锁和由此引起的空运结束后在巴黎举行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这一点曾经明白表示过。当时四国曾经互相提出被正式叫做保证这些权利的“义务”。我们不接受认为苏联可以摆脱那种责任的看法。在1955年7月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时候，也的确在实质上重申过那种责任，当时四国都承认它们对德国问题的“责任”。“德国问题”这个词一直被认为包括柏林问题在内。因此，苏联是再次重申了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我们不同意在那个问题上由任何别人来代替苏联负责。

问：国务卿先生，如果苏联不顾这种责任而径自在大公路上的检查站和对于陆海空通路的控制权交给东德当局，那会怎么样？现在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例如，我们是否要与管理这种检查站的东德官员打交道，虽然——

答：哦，我们肯定不会以任何这样一种方式跟他们打交道，如果它要求我们同意东德政权代替苏联来履行苏联的义务和苏联的责任的话。

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苏联的代理人来同他们打交道？

答：是的，我们可以。现在

英外交部拒絕評論杜勒斯的談話

【路透社伦敦26日电】英国官员今晚拒绝明白地说明，如果苏联当局放弃他们对柏林的责任，英国会采取什么政策，他们仅说，英国部队将继续留在柏林。

他们对杜勒斯提出的建议没有直接表示意见。杜勒斯说，由苏联放弃责任而造成的问题可能通过西方国家同东德进行谈一天算一天的交涉方法来解决。

据非官方的通常消息灵通人士说，这里认为，如果苏联政府从柏林撤出它的官员，这个解决办法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是

在一些方面，西方国家，即三个盟国，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正在同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次要官员打交道。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如何行动和如何执行任务的详细情况而定。你不能在较小的程度上排斥这一点，因为这一点目前正在进行，过去也进行过。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能够这样来同他们打交道，而在把他们作为苏联的代理人来同他们打交道和以一种意味着在事实上承认他们存在的方式同他们打交道这两者之间加以区别？

答：我认为肯定可以这样做。我们常常同我们在外交上不承认的人打交道，在一个实际的基础上同他们打交道。当然，我们在若干方面同中国共产党人这样做了。如我所指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我们其他的国家，许多个月来都一直在某些实际问题、在可以称为不重要的例行问题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次要官员打交道。

问：国务卿先生，你说我们可以把东德人当作苏联的代理人同他们打交道。这究竟是三个西方国家和联邦共和国一致同意的政策问题呢，还是只是可能采取的作法？

答：我认为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我所说的，至于我们不会作，这就必须取决于采取这个行动时的具体情况，在知道苏联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采取行动的话——以前，这一点是不能预料的。

问：国务卿先生，过去几天中来自波恩的一些据说是权威的电讯，反映了阿登纳总理政府的一种忧虑，就是担心西方三大国在柏林不会坚持所谓“强硬”态度。另一方面，电讯中普遍猜测，许多西方官员希望对东德政权给予更大程度的事实上的承认，刚刚在本星期续订的贸易协定被举出来作为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你能不能就这个问题稍加说明？

答：我怀疑我是否能就这一点作很多说明。如你所指出的，事实上的打交道是有的，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以及柏林西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来往运输方面。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相当大程度的事实上的交往，还有这个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联邦共和国特别从德国东部取得褐煤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以交换某

些制成品。至于联邦共和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分歧，我不能作任何的说明。我不知道存在着甚么大得使我注意的分歧。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认为柏林危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重新出现？我是指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柏林局势。你对于共产党的打算有什么看法。

答：我对这件事根本不感到惊奇。我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赫鲁晓夫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常想要设法在世界的不同地区进行试探，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制造力量薄弱的地点；在可能的情况下制造分歧。我认为，在台湾地区进行的试探就是这种努力。现在这种试探正在柏林进行，它可能在其他地方进行。我认为，这种努力是要时常设法了解，他们是否会遇到坚定的态度、实力和团结，如果他们发现的是这种情况，那么我想这种试探就会停止。但是我们必须预料这种试探会时常进行。

问：国务卿先生，看来你已经划了一条界线，超过这个界线，你将不同东德人打交道，那怕是他们作为苏联的代理人也不行。我要问，我们是否会拒绝——举例说——东德这样的要求：为了让车辆继续通行，需要向东德外交部领取特别证件？

答：我认为我对非常具体的例子作明确的答复将是不智的，因为很显然，这是一个要在三边和四边的基础上处理的局势。我认为，我最好还是仅仅坚持这样的命题：照我看来，这是我们四国的共同的意见，即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使人看来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种权力和责任来处理事务，而对于这些事务，苏联是明确地对我们负有义务和对我们负有责任的。

(下转第四版)

杜勒斯談話使西德官員感到震惊和沮喪 阿登納發言人說將拒絕杜勒斯关于柏林問題的作法

【美联社柏林26日电】杜勒斯的话使西德官员大为震惊。杜勒斯说，盟国为了使得对它们驻军的供应线保持畅通，在必要时将把东德人当作苏联的代理人来同他们打交道。

波恩政府发言人说，“我们不知道西方盟国之间有任何这样的协议。”

阿登纳总理的发言人说，波恩将拒绝西方承认东德人为苏联代理人的任何作法。他说，如果莫斯科指派东德人为俄国的代理人，情况将有所不同，因为“这样会使他们（俄国人）承认东德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西柏林美国驻军司令哈姆利特少将对一名记者说：“我们既不激动，也不担忧，但是我们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盟国和西柏林的官员在听到杜勒斯的意见的消息后感到出乎意料和沮丧。

拒絕承認中国和民主德国已使美国处于尷尬境地 美联社認為在不承認基础上打交道的作法不能持久

【美联社华盛顿26日电】坚持拒绝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存在的做法已经使美国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待东德共产党人的情况。在那以前的一个例子是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

没有理由认为蒋介石会有一天重返大陆，也没有理由认为共产党中国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会垮台或发生变化。但是美国拒绝（正式）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

然而，美国已经被迫同共产党中国人打交道，第一次是在1955年开始的，是为了营救被他们扣留的美国人员。美国代表同赤色中国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更近的是，美国和共产党中国通过他们的外交代表在华沙讨论在福摩萨海峡地区实现和平的方法，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结果。

因此，虽然美国没有正式承认共产党中国，可是我们却同他们打交道。

同东德共产党人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无疑，他们是他们的俄国共产党主子们的傀儡。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东德共产党政府。但是，今年夏天，美国已经不得不同他们举行谈判，来营救九名美国陆军人员。这九名美国陆军人员是在乘直升飞机飞行时无意中降落在东德的。这些人已经获释了。

现在俄国人似乎正在迫使美国进一步同东德共产党人打交道，而且是在远为广泛的基础上打交道。

俄国人已经宣布了撤出东柏林的计划，而把东柏林交给东德共产党人管理，并且坚持要求美国、英国和法国也撤出西柏林。

三个西方盟国拒绝撤出。但是，如果俄国人撤出，那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柏林深入东德境内一百一十英里。在那里的盟国军队和西德人可以经过陆地运输从西德得到供应，但是只能通过穿越东德领土的铁路和公路得到这种供应。

如果东德人决定要封锁所有这种陆地供应交通线，盟国就很难希望使他们的列车开到柏林去，不管是装甲列车还是其他列车，因为东德人可以用货车来封锁这些铁路线。

美联社的一则柏林消息说，派遣一支由坦克为先导的供应卡车队通过东德公路的想法是更加“可怕的”。理由是：在东柏林的苏联军队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大西洋公约在欧洲的军队，它们可以在任何地点切断这条公路。

盟国可能设法实行空运，而不是设法从陆地为西柏林运输供应品。在1948年到1949年，当俄国人实行地面封锁的时候，那种办法曾行之有效。但是，那种办法之所以行得通，只是因为俄国人让西方的飞机通行。

如果在俄国人支持下的东德人现在决定要击落通过东德航路为西柏林运送供应品的任何飞机，其结果至少是很不愉快的。

美国、英国和法国一直在研究一种代替的办法，即在不承认的基础上接受东德对柏林交通运输的控制权。然而，西方同共产党政权打交道而继续不承认这些政权的存在局面能够继续多久，这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使在这里参加法德会谈的西德代表团人士感到很意外。

阿登纳总理和勃伦塔诺外长已离此去波恩。但是据德意志新闻社说，这些人士认为，如果杜勒斯的谈话象各个通讯社报道的那样，波恩将予以反对。他们并说，无论如何，必须首先仔细地研究这种情况。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26日电】德国代办保罗斯访问了国务院，要求对杜勒斯的讲话加以澄清。

高级官员们说，他们向保罗斯强调指出，杜勒斯反复地谈到“可能”这样的字眼，而且还谈到东德的“次要官员”。他们说，这一点表明，杜勒斯丝毫也没有表示西方同意承认东德政权的主权。

【法新社柏林26日电】西柏林市长勃兰特今天要求西德外交部长勃伦塔诺澄清杜勒斯发表的谈话。

【法新社巴特克留兹纳赫26日电】杜勒斯今天发表的谈话，

美联社报道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前往东柏林

【美联社柏林26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去东柏林和西方在一旦摊牌时的意图不明，使柏林危机在星期三继续沸腾着。苏联官方人士说，葛罗米柯之行给共产党官员开了一个绿灯信号，叫他们作好准备以便在苏军从东柏林撤走时接管。

【法新社伦敦26日电】英国外交人士在评论苏联外交部长葛

罗米柯突然访问柏林时说：神经战在继续进行。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最近将在柏林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因此人们认为苏联打算使西方面临既成的事实：首先将自己对柏林的责任交还给东德政府，并把这事通知西方三国。人们认为：第二步，苏联可能要求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讨论撤退柏林占领军

北大西洋集团计划成立“突击战斗队”

【新华社日内瓦讯】据伦敦“泰晤士报”20日报道，北大西洋集团巴黎最高司令部正考虑为该组织欧洲阵线成立一支机动“突击战斗队”的计划。在军事上，目的是弥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属的部队之不足，办法是配备运输飞机使这些部队有更大的机动性。

“泰晤士报”说，现在，最高司令部统辖大约二十一个师负责保卫中欧。而诺斯塔德将军正

式要求的是二十八个师到三十个师。所缺的这个数目要到德国重整军备工作完成而提供十二个师（大概要到1961年）和法国能够从阿尔及利亚把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调回时才能补足。如果采纳这项计划，从政治上说有不小的好处。具有空运部队的能力，就能够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点加强兵力——作为对侵略者显示的危險信号。更重要的是，空运的增援

杜勒斯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講話

（上接第三版）

问：国务卿先生，西柏林市长今天说，这次危机可能为同苏联人就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举行新的谈判提供机会。先生，鉴于过去的僵局，你认为恢复这种谈判有任何可能性吗？

答：我很难认为目前苏联的情绪会使在这时举行这种谈判是适当的。当然，实际上，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主要的有关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看法为指针的，这个国家的政府同我们有最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对它具有最大的信心。它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我们是很重视的。我还没有从这个联邦共和国政府方面接到这种通知。

问：国务卿先生，上周末有许多迹象表明，苏联政府将在星期六提出它答应提出的关于柏林地位或许关于东德的建议。苏联政府并没有这样作。你是否获得任何消息说明它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多么快地采取行动，或者为什么它在星期六没有采取行动？

答：有人对我说，赫鲁晓夫先生或许已经向他的法律顾问提出了他的意见，而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停顿。由于这个问题的事实是这样的，看来赫鲁晓夫先生在最初发表谈话时并没有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这当然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笑声），他是以所谓波茨坦协定遭到破坏作为他的理由的根据的。

现在，盟国在柏林的权利和地位以及苏联的责任和义务丝毫不是从波茨坦协定产生的。事实上，我自己的法律顾问对我说，在波茨坦协定中连提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此，如果说因为波茨坦协定遭到违反苏联就解除了它在四年以后所明确承担的义务，那么说得委婉些，看来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推论。或许为了提出更好的理由，事实上是看看他们究竟是否有任何理由，他们正在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由于你主持了科伦坡计划会议，你是否愿意向南亚和东南亚讲一些话？把它们的经济发展计划同共产党中

国相比，你作什么估计？

答：我们对于亚洲自由国家，显示它们有能力提高它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点极为重视。我们认为，除非显示出这种能力，不然将会产生一种非常巨大的危险，那就是，他们在绝望中会这样说：“共产党的方法尽管残暴不仁，我们却宁愿接受这种方法，而不愿长期处于经济停滞状态。”

现在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让它们长期处于经济停滞状态中。在自由的条件下，它们应该能够找到提高它们生活水平的方法。这种事永远主要是要由这些人民自己的努力来进行的。但是也有必要来补充这种努力，而科伦坡计划就是一种方法，在这方面把具有资本来源的比较成熟的国家的努力配合起来，把它们的努力统一配合在发展这些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计划中。

我认为，希望所有这些国家中的基本建设进展速度都像共产党国家那样迅速，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共产党国家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它们抛弃了一切的家庭关系和我们认为的人类的尊严，以便把人们实际上变成奴隶，使他们在极端苛严的条件下生活，它们并尽力驱使男子、妇女和儿童来改善它们国家的基本状况。显然，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奴隶，如果不管一切家庭的感情，家庭的关系，把男子和妇女隔离开来，把孩子隔离开来，驱使所有的人像牛马一样工作，那么你可能会取得更大的速度。为了使基本建设的进展保持始终如一的速度而这样做，是不必要的。

我刚才说过，我认为，你是无法赶上用这种牺牲人类所珍贵的东西的办法所取得的进展速度的。取得这种进展速度是不必要的。有必要取得足够的进展，以便使人们生气勃勃，使人们摆脱那种所谓永远停滞的状态。这是科伦坡计划的努力之一。

问：国务卿先生，让我们暂时回到柏林问题上来。当你不在的时候，曾经有若干消息说，美国和各个盟国与其接受同东德人

的问题，讨论乌布利希曾经提出的使这个城市中立化的问题，以及和德国订立和约的问题。

【路透社柏林26日电】西德外交界说，葛罗米柯前往东柏林可能是要把苏联关于柏林的计划告诉东德领导人，或者就西方的反应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部队可以是各个国家的，以显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抵抗侵略的决心真正是国际性的。

该报最后说，由于明显的财政上的原因，这个“突击战斗队”不会很大。但是成立这种部队的想法是：能够迅速调动的一个营顶得上行动迟缓的一个师。因此，需要长跑道和不能够在作战地点着陆的飞机就不适用。而直升飞机的购置和保养费用太贵。因此，最实际的解决办法似乎是配备能够在一百码左右长的地方起飞、在草地上着陆的定翼运输飞机。

打交道，也许宁可依靠另外一次空运来供应这个城市。是不是正在考虑这一点，还是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地面交通的畅通？

答：我们目前有着一些飞行以及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些其他便利，这里面有各种交通手段。使用着天空，使用着大汽车路，使用着一条铁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着一些运河。对这些方法的任何一种，我们并不打算放弃我们的任何权利。可是究竟把它们使用到什么程度，那我就没法说了。确实，我今天并不知道这四种不同的方法正被使用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认为你可以说我们是在事实上放弃这些曾经在1949年6月的协定中明确重申过的权利的任何一种的。

问：国务卿先生，在这个柏林问题上，波兰最初是采取同苏联相同的态度的，但是波兰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的援助，并且在它的西部边境有着既定的利益。你是否认为华沙有可能已经重新考虑这种态度，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不是略有一点可能就是莫斯科推迟执行它的部分原因呢？

答：是的，那是可能的。因为如果苏联抱着认为波茨坦协定不存在的态度的话，那么它的后果将不是破坏我们在柏林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根本不依靠波茨坦协定，而是它可能会大大损害波兰的领土要求，这些要求确实是主要依靠波茨坦协定的。

问：国务卿先生，你对罗伯特茨先生谈到不放弃企图进入柏林的任何这些手段，是否可以就你所说的话中作这样的推论：我们将使用所有的这些手段，即使东德人和俄国人可能设法阻止我们？

答：是的，我想我们会使用所有这些手段。但是我要说，最近所说的话中没有任何话表明，苏联本身或者傀儡政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算或者希望断绝进出柏林的交通。看来已经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是，苏联是否能够自行在这个问题上摆脱它的责任而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英国商人不滿「禁运」政策 迫切要求发展和中国的貿易

【本刊讯】英国“东方世界”杂志10月号在经济和贸易栏内刊登文章，题目是“对华贸易的前景”，文章摘要如下：

最近对华出口禁运限制的放宽增加了西方商人对这个市场的期望。同时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方面想要试探对某些货物提出定货的可能性的兴趣也增加了。毫无疑问，放宽禁运为发展对华贸易奠定了比过去更广阔的基础，尽管此间还有些工业界人士认为这种放宽“太少太迟”。英国工作母机工业的领袖们极力主张让各种工作母机完全自由出口，不过大家感到，在许多专用工作母机从禁运货单上取消以后，那就有了从中国得到定货的可能。我们驻巴黎的记者报道，法国的许多重要工业家希望增加他们的对华贸易。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在9月间访问了一些西德的工作母机制造厂，那些工厂的产品过去列在禁运货单上。

要不触及政治问题而单纯从经济观点来预测将来的趋势是困难的。工业界人士希望双方的政治因素不会妨碍贸易的发展；并且希望更紧密的商业交往事实上能够对政治气候发生有利的影响。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工业家告诉“东方世界”，中国正在进行巨大的经济发展计划，需要用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个和平建设。由于执行这个发展计划，对资本货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西方工业是能够供应这些资本货的。

新的规定准许向中国自由出口民用飞机和引擎，各种民用车辆，工业用滚珠轴承，涡轮机和发电设备，差不多所有各种类型的船只，石油钻探设备，许多种工厂设备和设施，包括石油化学工业设备，以及许多别的东西。这样就有了更广阔的基础可以发展贸易，虽然如果能够完全废除禁运，让领许可证的办法只用于军用物资的出口，那会更好得多。

科隆地方克勒克纳—洪堡—多伊茨公司的总经理亚科普批评了禁运制度。他说，逻辑将会决定，或者是他可以和一个国家贸易，或者就是政界的人物太坏了，不准他这样做。

哥罗布顿巴金德公司的执行董事格雷姆在八九月间访问北京回来以后说：“我认为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是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不幸，在某些方面讲来恐怕是来得太晚了。我们希望贸易限制能够进一步放宽。”

格雷姆强调表示，他希望联合王国和英联邦国家一方同另一方中国之间的两方面的贸易都能增多。他说中国采用了优良的生产设备，中国的检查和检验制度保证他们的货物能够合乎规格和标准。他特别提到中国的食品，他说中国人采用一切可能办到的预防措施来达到要求的标准。他又说，“我们可以扩大对华贸易而不损害我们在其他国家的朋友”。

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会是断绝交通。结果将是转移责任和权力。

现在，你大概记得，在我们承认联邦共和国的时候，我们为了能够履行我们对苏联承担的关于进出孔道的义务，我们从交回给联邦共和国的主权中保留了我们对整个德国以及对柏林的权利，以便不致使我们不能履行我们在1949年6月协定中所表明的那种保证。当苏联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它也作出了有些相似的保留，以使它能够履行它根据1949年6月协定承担的义务。

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苏联把所有这些权利交回给它所承认的东德政府后，这样是否会使它自己不能履行它对我们的义务。我认为，至少从已经显示的情况看来，目前的动机将不是把我们赶出柏林或是阻止进入柏林，而是硬要增加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的程度，从而提高它的地位。

问：国务卿先生，上次发生这个问题时，我们在没有放弃我们的任何权利的情况下克制了我们自己，没有在陆路上前进，即使当时克莱将军赞成采取这样一种政策。现在你说，如果我们被封锁的话，我们就要在陆路上前进，我对你说的话的理解是否正确？

答：我倒愿意这样说：所说的或者暗示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表明会产生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打算在事实上或在法律上放弃我们享有的任何权利。但是我不想

用一种你可以说是进行军事威胁的口吻来谈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会发生的一种情况。

问：国务卿先生，假定没有发生封锁的问题，而是东德人坚持要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不是苏联的代理人，那么我们会仍然坚持使用这三条路线吗？

答：我的确认为，就在这个时候由我试图澄清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有益的这一点来说，我已经这样做了，要记住这是一个三国或者四国的问题。虽然我能够说明而且曾经说明过所维护的和我们所依据的共同原则，但是我认为，由我仅仅代表四个有关国家中的一个来设法更具体地谈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

问：国务卿先生，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排斥了这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东德人企图阻止我们进入柏林的话，我们就使用武力来支持我们不受阻碍地进入柏林的权利？

答：我们根本没有排斥我们的任何权利。我所说的只是，曾经说过的话，赫鲁晓夫或者其它任何人在最近几星期中曾经说过的话，没有一句暗示苏联或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目前打算妨碍或者阻挠我们通过我们现有的各种交通手段出入柏林。因此，在我看来，关于如果他们阻止我们我们是否会使用武力的问题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因为我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表明，他们目前有打算这样做的任何意图。

问：谢谢你，先生。

美联社报道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前往东柏林

【美联社柏林26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去东柏林和西方在一旦摊牌时的意图不明，使柏林危机在星期三继续沸腾着。苏联官方人士说，葛罗米柯之行给共产党官员开了一个绿灯信号，叫他们作好准备以便在苏军从东柏林撤走时接管。

【法新社伦敦26日电】英国外交人士在评论苏联外交部长葛

罗米柯突然访问柏林时说：神经战在继续进行。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最近将在柏林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因此人们认为苏联打算使西方面临既成的事实：首先将自己对柏林的责任交还给东德政府，并把这事通知西方三国。人们认为：第二步，苏联可能要求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讨论撤退柏林占领军

北大西洋集团计划成立“突击战斗队”

【新华社日内瓦讯】据伦敦“泰晤士报”20日报道，北大西洋集团巴黎最高司令部正考虑为该组织欧洲阵线成立一支机动“突击战斗队”的计划。在军事上，目的是弥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属的部队之不足，办法是配备运输飞机使这些部队有更大的机动性。

“泰晤士报”说，现在，最高司令部统辖大约二十一个师负责保卫中欧。而诺斯塔德将军正

式要求的是二十八个师到三十个师。所缺的这个数目要到德国重整军备工作完成而提供十二个师（大概要到1961年）和法国能够从阿尔及利亚把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调回时才能补足。如果采纳这项计划，从政治上说有不小的好处。具有空运部队的能力，就能够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点加强兵力——作为对侵略者显示的危險信号。更重要的是，空运的增援

杜勒斯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講話

（上接第三版）

问：国务卿先生，西柏林市长今天说，这次危机可能为同苏联人就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举行新的谈判提供机会。先生，鉴于过去的僵局，你认为恢复这种谈判有任何可能性吗？

答：我很难认为目前苏联的情绪会使在这时举行这种谈判是适当的。当然，实际上，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主要的有关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看法为指针的，这个国家的政府同我们有最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对它具有最大的信心。它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我们是很重视的。我还没有从这个联邦共和国政府方面接到这种通知。

问：国务卿先生，上周末有许多迹象表明，苏联政府将在星期六提出它答应提出的关于柏林地位或许关于东德的建议。苏联政府并没有这样作。你是否获得任何消息说明它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多么快地采取行动，或者为什么它在星期六没有采取行动？

答：有人对我说，赫鲁晓夫先生或许已经向他的法律顾问提出了他的意见，而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停顿。由于这个问题的事实是这样的，看来赫鲁晓夫先生在最初发表谈话时并没有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这当然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笑声），他是以所谓波茨坦协定遭到破坏作为他的理由的根据的。

现在，盟国在柏林的权利和地位以及苏联的责任和义务丝毫不是从波茨坦协定产生的。事实上，我自己的法律顾问对我说，在波茨坦协定中连提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此，如果说因为波茨坦协定遭到违反苏联就解除了它在四年以后所明确承担的义务，那么说得委婉些，看来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推论。或许为了提出更好的理由，事实上是看看他们究竟是否有任何理由，他们正在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由于你主持了科伦坡计划会议，你是否愿意向南亚和东南亚讲一些话？把它们的经济发展计划同共产党中

国相比，你作什么估计？

答：我们对于亚洲自由国家，显示它们有能力提高它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点极为重视。我们认为，除非显示出这种能力，不然将会产生一种非常巨大的危险，那就是，他们在绝望中会这样说：“共产党的方法尽管残暴不仁，我们却宁愿接受这种方法，而不愿长期处于经济停滞状态。”

现在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让它们长期处于经济停滞状态中。在自由的条件下，它们应该能够找到提高它们生活水平的方法。这种事永远主要是要由这些人民自己的努力来进行的。但是也有必要来补充这种努力，而科伦坡计划就是一种方法，在这方面把具有资本来源的比较成熟的国家的努力配合起来，把它们的努力统一配合在发展这些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计划中。

我认为，希望所有这些国家中的基本建设进展速度都像共产党国家那样迅速，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共产党国家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它们抛弃了一切的家庭关系和我们认为的人类的尊严，以便把人们实际上变成奴隶，使他们在极端苛严的条件下生活，它们并尽力驱使男子、妇女和儿童来改善它们国家的基本状况。显然，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奴隶，如果不管一切家庭的感情，家庭的关系，把男子和妇女隔离开来，把孩子隔离开来，驱使所有的人像牛马一样工作，那么你可能会取得更大的速度。为了使基本建设的进展保持始终如一的速度而这样做，是不必要的。

我刚才说过，我认为，你是无法赶上用这种牺牲人类所珍贵的东西的办法所取得的进展速度的。取得这种进展速度是不必要的，有必要取得足够的进展，以便使人们生气勃勃，使人们摆脱那种所谓永远停滞的状态。这是科伦坡计划的努力之一。

问：国务卿先生，让我们暂时回到柏林问题上来。当你不在的时候，曾经有若干消息说，美国和各个盟国与其接受同东德人

的问题，讨论乌布利希曾经提出的使这个城市中立化的问题，以及和德国订立和约的问题。

【路透社柏林26日电】西德外交界说，葛罗米柯前往东柏林可能是要把苏联关于柏林的计划告诉东德领导人，或者就西方的反应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部队可以是各个国家的，以显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抵抗侵略的决心真正是国际性的。

该报最后说，由于明显的财政上的原因，这个“突击战斗队”不会很大。但是成立这种部队的想法是：能够迅速调动的一个营顶得上行动迟缓的一个师。因此，需要长跑道和不能够在作战地点着陆的飞机就不适用。而直升飞机的购置和保养费用太贵。因此，最实际的解决办法似乎是配备能够在一百码左右长的地方起飞、在草地上着陆的定翼运输飞机。

打交道，也许宁可依靠另外一次空运来供应这个城市。是不是正在考虑这一点，还是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地面交通的畅通？

答：我们目前有着一些飞行以及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些其他便利，这里面有各种交通手段。使用着天空，使用着大汽车路，使用着一条铁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着一些运河。对这些方法的任何一种，我们并不打算放弃我们的任何权利。可是究竟把它们使用到什么程度，那我就没法说了。确实，我今天并不知道这四种不同的方法正被使用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认为你可以说我们是在事实上放弃这些曾经在1949年6月的协定中明确重申过的权利的任何一种的。

问：国务卿先生，在这个柏林问题上，波兰最初是采取同苏联相同的态度的，但是波兰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的援助，并且在它的西部边境有着既定的利益。你是否认为华沙有可能已经重新考虑这种态度，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不是略有一点可能就是莫斯科推迟执行它的部分原因呢？

答：是的，那是可能的。因为如果苏联抱着认为波茨坦协定不存在的态度的话，那么它的后果将不是破坏我们在柏林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根本不依靠波茨坦协定，而是它可能会大大损害波兰的领土要求，这些要求确实是主要依靠波茨坦协定的。

问：国务卿先生，你对罗伯特茨先生谈到不放弃企图进入柏林的任何这些手段，是否可以就你所说的话中作这样的推论：我们将使用所有的这些手段，即使东德人和俄国人可能设法阻止我们？

答：是的，我想我们会使用所有这些手段。但是我要说，最近所说的话中没有任何话表明，苏联本身或者傀儡政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算或者希望断绝进出柏林的交通。看来已经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是，苏联是否能够自行在这个问题上摆脱它的责任而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英国商人不滿「禁运」政策 迫切要求发展和中国的貿易

【本刊讯】英国“东方世界”杂志10月号在经济和贸易栏内刊登文章，题目是“对华贸易的前景”，文章摘要如下：

最近对华出口禁运限制的放宽增加了西方商人对这个市场的期望。同时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方面想要试探对某些货物提出定货的可能性的兴趣也增加了。毫无疑问，放宽禁运为发展对华贸易奠定了比过去更广阔的基础，尽管此间还有些工业界人士认为这种放宽“太少太迟”。英国工作母机工业的领袖们极力主张让各种工作母机完全自由出口，不过大家感到，在许多专用工作母机从禁运货单上取消以后，那就有了从中国得到定货的可能。我们驻巴黎的记者报道，法国的许多重要工业家希望增加他们的对华贸易。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在9月间访问了一些西德的工作母机制造厂，那些工厂的产品过去列在禁运货单上。

要不触及政治问题而单纯从经济观点来预测将来的趋势是困难的。工业界人士希望双方的政治因素不会妨碍贸易的发展；并且希望更紧密的商业交往事实上能够对政治气候发生有利的影响。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工业家告诉“东方世界”，中国正在进行巨大的经济发展计划，需要用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个和平建设。由于执行这个发展计划，对资本货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西方工业是能够供应这些资本货的。

新的规定准许向中国自由出口民用飞机和引擎，各种民用车辆，工业用滚珠轴承，涡轮机和发电设备，差不多所有各种类型的船只，石油钻探设备，许多种工厂设备和设施，包括石油化学工业设备，以及许多别的东西。这样就有了更广阔的基础可以发展贸易，虽然如果能够完全废除禁运，让领许可证的办法只用于军用物资的出口，那会更好得多。

科隆地方克勒克纳—洪堡—多伊茨公司的总经理亚科普批评了禁运制度。他说，逻辑将会决定，或者是他可以和一个国家贸易，或者就是政界的人物太坏了，不准他这样做。

哥罗布顿巴金德公司的执行董事格雷姆在八九月间访问北京回来以后说：“我认为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是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不幸，在某些方面讲来恐怕是来得太晚了。我们希望贸易限制能够进一步放宽。”

格雷姆强调表示，他希望联合王国和英联邦国家一方同另一方中国之间的两方面的贸易都能增多。他说中国采用了优良的生产设备，中国的检查和检验制度保证他们的货物能够合乎规格和标准。他特别提到中国的食品，他说中国人采用一切可能办到的预防措施来达到要求的标准。他又说，“我们可以扩大对华贸易而不损害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友谊”。

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会是断绝交通。结果将是转移责任和权力。

现在，你大概记得，在我们承认联邦共和国的时候，我们为了能够履行我们对苏联承担的关于进出孔道的义务，我们从交回给联邦共和国的主权中保留了我们对整个德国以及对柏林的权利，以便不致使我们不能履行我们在1949年6月协定中所表明的那种保证。当苏联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它也作出了有些相似的保留，以使它能够履行它根据1949年6月协定承担的义务。

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苏联把所有这些权利交回给它所承认的东德政府后，这样是否会使它自己不能履行它对我们的义务。我认为，至少从已经显示的情况看来，目前的动机将不是把我们赶出柏林或是阻止进入柏林，而是硬要增加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的程度，从而提高它的地位。

问：国务卿先生，上次发生这个问题时，我们在没有放弃我们的任何权利的情况下克制了我们自己，没有在陆路上前进，即使当时克莱将军赞成采取这样一种政策。现在你说，如果我们被封锁的话，我们就要在陆路上前进，我对你说的话的理解是否正确？

答：我倒愿意这样说：所说的或者暗示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表明会产生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打算在事实上或在法律上放弃我们享有的任何权利。但是我不想

用一种你可以说是进行军事威胁的口吻来谈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会发生的一种情况。

问：国务卿先生，假定没有发生封锁的问题，而是东德人坚持要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不是苏联的代理人，那么我们会仍然坚持使用这三条路线吗？

答：我的确认为，就在这个时候由我试图澄清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有益的这一点来说，我已经这样做了，要记住这是一个三国或者四国的问题。虽然我能够说明而且曾经说明过所维护的和我们所依据的共同原则，但是我认为，由我仅仅代表四个有关国家中的一个来设法更具体地谈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

问：国务卿先生，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排斥了这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东德人企图阻止我们进入柏林的话，我们就使用武力来支持我们不受阻碍地进入柏林的权利？

答：我们根本没有排斥我们的任何权利。我所说的只是，曾经说过的话，赫鲁晓夫或者其它任何人在最近几星期中曾经说过的话，没有一句暗示苏联或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目前打算妨碍或者阻挠我们通过我们现有的各种交通手段出入柏林。因此，在我看来，关于如果他们阻止我们我们是否会使用武力的问题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因为我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表明，他们目前有打算这样做的任何意图。

问：谢谢你，先生。